

魯殿靈光孟冬皇（續完）

追思孟大姊兼談她的代表作

孟小冬大姊的三齣代表作是(「失空霸」)(「搜孤救孤」)(「捉放曹」)。為什麼一定要以這三齣戲為她的代表作呢？(一)她的失空霸是最受觀眾歡迎的一齣戲。所以每一次她的打泡戲，第一天必貼失空霸。(二)上座鼎盛，購票踴躍。祇要貼這戲，筆者是當仁不讓，必定設法往觀的。(三)搜孤救孤，這是孟

經過余氏之陶冶後，孟大姊反而將這戲掛起來了。筆者曾聽過孟大姊的洪羊洞，想是在未拜門之前的事了。以後會否再演此劇，恕筆者不能記憶。但是余氏親去看她的捉放曹，倒是記得清楚。因當時在場，故印象猶新。茲將這三齣代表作，分述於次。

「失空斬」的精采之處

齊
崧

卷六

大姊最得意的拿手戲，當然也是她成功之作。所以她在杜氏祠堂落成典禮時，在最大規模之堂會戲裏，她唱的就是這一齣戲，同時也是她一生最後一次登台演出的戲。（三）捉放曹這是她拜師之後，經過余氏爲其改正並認爲最得意的一齣戲。孟大姊拜師後，第一次在北平新新戲院露演此劇，余大賢曾親臨觀劇，並爲之把場。筆者也躬逢其戲，欣賞了這齣經余指點的捉放宿店。至於洪羊洞這戲，據周大哥志輔兄在其京戲近百年瑣記一書內曾稱余氏爲孟大姊說的第一齣戲是洪羊洞（想各報之刊載也是以此爲根據的。）而據吳大姊所告稱，余氏雖給她說了這齣戲，但是囑咐她暫不

(一)失空斬。在坐帳一折裏，孔明出場即與衆不同。「凝重飄逸」四個字可為適當的描述。有人一定要問既凝重又為何飄逸得了呢？質而言之可以說是面目表情、眼神臉上顯得凝重。而在身上、台風及台步上又顯得飄逸。如不凝重，怎能够得上是身受託孤之重的丞相身份；如不飄逸，又顯不出孔明的個性。關於這兩點，孟大姊算是掌握住了。寶森和富英都是凝重有餘而飄逸不足，善則善矣，但總有些還不是諸葛先生的味道。到了念引子，台下是鴉雀無聲都在洗耳恭聽。孟

論翻高抑低，都能識人受用，「四輪車」三字來個響堂，掌聲亦應聲而起。「快似風雲」和「兩代賢臣」真如遊龍戲水，月上東山。說不出來的圓潤響亮。如寶林則失於枯澀，富英則又失於够蒼勁。其餘人更不足論了。三報的三個不同表情，深入劇情。尤其看地理圖時之眼神及變顏變色的表情，深入劇情，更爲刻劃入微。緊跟着四句搖板。每一句一采。進場前之轉身背袖，舉手投足處處邊式好看。未上城樓前之一段搖板，尺寸考究與動作表情配合恰當。與老軍一唱一答時，扇頭之揮動傳神，嘆觀止矣。城樓一段：「散旦的人」落了個哄堂彩。以後唱得平妥紮實。一直到了以下的一段二六，更是氣力充沛，加緊尺寸，唱得如珠走玉盤，輕鬆自然。再加臉上的表情與夫羽扇之輕點，落落大方，疾徐有緻。決不似奚嘯伯城樓之二六，羽扇隨意亂揮，身上搖擺不定。若是諸葛先生真有那種表情，恐怕司馬也就不在遲疑，早率大軍直入了。寶森的城樓一段，穩重嚴謹，也尚不差。惟在眼神方面就顯得呆

滯而不若孟之瀟洒有神也。

斬謾一折，是此戲最難唱的一段。不但要氣力充沛，尺寸嚴謹。一句緊似一句。並且要乾淨俐落，字字清楚，不容有半點囫圇吞棗之嫌。在面目表情方面，也要緊抓劇情，絲毫不爽，方稱上選。行家都說斬謾的升帳表情以王又宸爲最佳。因爲是老譖親授，所以有三分似處。但依筆者看來，他的升帳失之過火，依諸葛之性格，似不能那樣的顯形露骨。若冬皇者，不過是輕描淡寫，表示有些難以控制情緒而已，所以說是恰到好處也。至於將馬謾招回來，與他一大段對白之後，接念斬。斬、斬、之神情，由聲音及揮扇動作中，硬是把「揮淚」兩字，表露無遺。此劇冬皇之造詣能稱得起「唯我獨尊」，其拿手處，也就是在這些小節骨眼的地方了。

余派嫡傳「搜孤救孤」

(乙) 搜孤救孤——她這齣戲，是不是出諸余大賢的親授不得而知，筆者從未看過余大賢的這齣戲。但在看過的搜孤之中，要以孟大姊的搜孤最爲出色。同時筆者認爲搜孤是在孟大姊演過的戲中，最好的一齣。所以對這齣戲的印象甚深。她在北平貼這齣戲（鼎盛時期）向以鮑吉祥配公孫杵臼，由魏蓮芳配程夫人。這戲的好，程嬰先不必說，即以公孫杵臼而言鮑吉祥出場之穩重大方，與程嬰定計時不瘟不火的火候兒。被程嬰拷打時之神情。做工老到，爐火純青。應不作第二人想。以他年紀大了，未能翻屁股哩子，搜出孤兒時也祇是搶背。但其點到爲止的工夫，與夫臉上與

身上配合較之能者，尤爲繪影傳神。魏蓮芳之白口，張口便有幾分梅的意思，與程嬰之對白，清脆動聽。萬難捨子的表情，傳神阿堵。台步之風流美觀，亦僅次於梅老板。一段二簧原板必能連連落好。「急忙回轉小房門」一句後之轉身掩門進場之身段，婀娜多姿，烟波一瞬，真是絕活兒。台下必報以熱烈掌聲。至於以後捨子時，三人進場時之水袖，身段與眼神之配合，嘆爲觀止矣。至於孟大姊之程嬰，真是魯殿靈光，天下第一份兒。數度在北平新新戲院演此戲時，必有站票，四面包廂，密密麻麻，而全場竟能鴉雀無聲。記得有一次，曾有十位「余迷」連袂來看這齣戲，他們不但要看，還要有計劃的偷。可憐那時還沒有錄音機之一說。要偷全憑記憶。法場一段，余老板沒有灌此段唱工的唱片，所以他們缺的就是這場的藍本。於是他們十個人先行聯絡好了。每個人按次序排定，只聽一句記在心裏就往外跑，跑到外面立時就記憶腔調，把工尺譜出，再行進場，輪第二週。如此週而復始的來偷取她的行腔。弄得我這門外人，莫名其妙，以爲他們發了神經病。全場亦爲之矚目不知其所以然，後來經打聽，方知其究竟。當時對於孟大姊之崇拜，也就可見一般了。

現在輪到談談程嬰的戲了。關於唱的方面，有孟大姊在杜府唱此戲時的錄音爲證，每人都可聽取欣賞，無庸喋喋，但當年在北平貼此戲時她的年紀氣力都要較錄音時爲佳，其過癮程度，不言而喻。至於做念方面，有幾個較爲突出的地方，爰述於次：

(甲) 與公孫定計時念白有一段，似與以後的錄音有所不同，那時她念的是：「……她雖是女流，深明大義，量她不能不肯吧！」。她這一句念得是字字珠璣，盡入耳鼓，並加上臉上的襯托，故每念到此句，台下必報以哄堂，這是爲他人之所不能及的地方，所此筆者對此段念白印象特深，誰知到現在真成絕響了。

勸說程夫人捨子一場戲裏，做工尤其老到，把明知不合理也硬要如此做的心理表露得淋漓盡緻。「人道婦人心腸狠，狠毒毒不過婦人的心」。這一句唱無論在「氣口」「噴口」或「盛情」各方面，都是他人辦不到的。故到此句必爲另一哄堂。

(丙) 公堂一場「白虎大堂」一個倒板，響徹雲霄。緊跟的迴龍腔，尺寸之快，噴口之帶勁，身上之邊式，眼神之運用，更無與倫比。並加與公孫對做之神情，把觀眾整個吸引，如在公堂親臨其境一般。演戲到此，真是神乎其技矣。還能再說什麼。

(丁) 法場一段之唱做念堪稱三絕。「邁步兒，來在，法場中」一句搖板，以嚴肅的表情，悽切的聲調，出場時雙目微合，唱完時，雙眼全睜，淚光照人，如鶴鳴九霄行腔向上一挑。台下一片掌聲，「躬身下拜」一段。每句一好。「好」不在腔而在本身感情之流露。眼看自己的親生，需爲人送命，怎能抑制。故在唱到「把酒奠……我……我的兒呵」的一句哭頭時，背着身子向下場門，目不敢正視孤兒和公孫兄，而以悲不可抑的聲音，來表達這時的心情。兩足微頓，用右手捻着指頭來面對這無可奈何的場面。在台上是

管弦幽揚而在台下已是淚濕沾巾矣。這種做表，也只有在孟大姊搜孤一劇裏，看得到吧！以後與屠賊對白後接唱「背轉身來笑吟吟，奸賊中了我巧計行。」在苦笑之中眼神流露着恨意。其意若曰，報仇的計劃已完成一半了。這種表情，又誰能當之。總之對於孟大姊的搜孤，筆者最為欣賞，每貼必觀，故尙能有這一點，願藉此機會道出，以供同好的參考。

「捉放曹」的三大特色

(甲) 捉放宿店——大凡懂得一點老生的同志們，都認為捉放是一齣很難唱的戲。何以言之？因劇情簡單，身上討好的地方不多。唱工繁重而且定型。念白吃力，不易討好。但如果是唱好了，的確是聽覺生極過癮的一齣戲。孟大姊的捉放，無論是在台上或是清唱，筆者都聽過不少次數。但經過余叔岩指正後的捉放，則僅看過兩次，都是北平新新戲院聽的。事經多年，自難一一記憶。但是有一個深刻印象，即余指點之後的捉放，與未經指點之前，確有所不同。而不同之處多在身上臉上。至於行腔吐字，似乎沒有什麼顯著的不同。茲將不同之點，及孟大姊表演精華之所在，特為提出檢討，并請教於高明。

(甲) 第一場出場的身段和眼神，就與以往不同，在曹操唱完「秋風吹動桂花香」一句之後，陳宮出場，側身往後一順鞭，四下瞭望。其眼神隨著馬鞭轉動，頭部與脚下之配合，美妙絕式，大方自然，完全角兒的風範。筆者看了立有所悟。以前看這出場動作，便覺得有些奇怪。爲什

麼還要策馬前進，與曹操的下一句唱辭，不是有所抵觸麼？看了修正過的，頓時明白，他是四下看看有無可疑之人，順手揚鞭然後勒馬停蹄，將鞭橫在胸前，目向前望。這就是受高人指教的好處。否則差以毫厘，失之千里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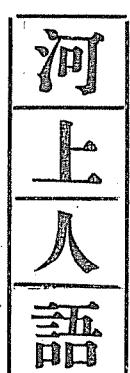
(乙) 在殺了全家途遇老丈的一場，孟大姊的四句搖板，堪稱絕響。當時聽了，如飲醇醕，如吞燕翅。在未開始唱之前，先背身向裏一望。此一身段說明陳宮見曹操若無其事的揚長而去，可見其血冷心毒，不覺百感交集，乃返身唱下一段。「似刀軋」三字翻高有力，嗓子橫衝。下面一句「多蒙老丈。」唱的令人盪氣迴腸。「你的美意大」行腔之美，難以琢磨。憤懣之情溢於言表。下面兩句，更是一字一淚，欲言又止。難怪是每句一「好」，掌聲如雷。其「休怨我陳宮你怨他」一句，以右手斜指，眼角微抬，用以暗示

一切均係曹操所爲。其表情與唱腔合而爲一，故能逼真而非做作。緊跟着在殺了老丈之後，一句嘆調，宛似鶴鳴九皋，響徹雲霄。以後的搖板哭頭，鏗鏘有力，一氣呵成。與曹賊對白後，以手撕領之表情，亦與拜余大賢之前不同。此處面呈驚訝，表明到此時方識破其爲人之奸，并非定國安邦可託之人。故而心灰意冷，神色露出頹廢。

(丙) 宿店之大段二簧慢板，與余大賢很少出入。嗓音較余之唱片，尤爲圓潤。聽起來游刃

有餘，不費氣力（其實她何嘗不費氣力，但是聽不出來，這就是工夫）。原板尺寸亟緊，似乎較余爲快。楊寶森也是如此。此種唱法較爲適合劇情，似乎更能提神解渴。以下拔劍欲刺，正值曹操翻身，於是轉身以袖覆劍之身段及表情似乎又有不同。並非一般所作驚慌失措之狀，而是作「此事不可莽撞，必須三思而行」的模樣。此與「險些兒，把事呵，又作差」一句正相呼應。以上數端，均憑個人之記憶與體會。是否有誤，尚須請教於各位同好及行家。總之這齣捉放，確爲過癮之佳劇也。

此篇係應成聖兄之請漏夜趕成之急就章，故未能廣爲搜集資料。僅憑記憶之所及與夫個人之一知半解，拉雜寫來。願爲拋磚引玉，敬請中外雜誌讀者諸公有以教我，以廣見聞，則善多矣。



宋希尚教授著定價參拾元

本書爲宋希尚教授精心傑作，宋教授早歲獻身國家建設，參與導江、導淮、導河諸工作，勞苦功高，有「水利國士」之譽，全書收集記遊、記事、描寫人物等懷舊憶往之作三十餘篇，印刷精美，穿線平裝，郵撥一四〇四四號。